

JINGXINGJI

『三言二拍』2.0升级版 惊醒记

罗杰 著

在貌似玩世不恭的文字背后，
在栩栩如生的饮食男女背后，
是一种游刃有余的驾驭文字的才情，
也是一种玲珑剔透的勘透浮世的智慧。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惊醒记

《三言一拍》2.0升级版

罗杰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醒记 / 罗杰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24-09099-4

I. ①惊… II. ①罗…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7926号

惊醒记

《三言二拍》2.0升级版

作 者 罗杰 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邮编: 710003)

发货联系电话(传真): (010) 88203378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17.5印张

字 数 289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099-4

定 价 29.80元

目 录



卷一	樊楼迷情案	(1)
卷二	富贵长安梦	(21)
卷三	唐朝小往事	(39)
卷四	明代冤狱案	(63)
卷五	太守断死婴	(78)
卷六	大宋灵异记	(96)
卷七	血泪暗偷香	(116)
卷八	重会珍珠衫	(134)
卷九	红颜女儿泪	(154)
卷十	酒色案中案	(166)
卷十一	罗衫恩怨录	(186)
卷十二	天下钝秀才	(203)
卷十三	活鬼三现身	(215)
第十四	逃生救亲父	(233)
卷十五	冤沉大理寺	(264)

卷一 樊楼迷情案



1

春末夏初的开封府美景如画，城内金明池吸引成捆的才子佳人荡漾其间，赏玩作乐流连忘返。

一些男女逛得乏了，口干舌燥，腹中饥饿，就往金明池不远的樊楼里去，找间酒楼，打尖儿的打尖儿，饮酒的饮酒，休憩到神清气爽方才结账优哉游哉回家。

宋徽宗时期的樊楼，由东、西、南、北、中五座楼宇组成，每座楼皆高三层。其中西楼是樊楼的主要建筑，也是五楼中最大的一座，灰瓦青砖，雕梁画栋，楼上设有宋徽宗御座，陈设富丽堂皇。中楼上有李师师琴房、书斋等，布置得淡雅幽静。

酒楼的掌柜伙计从早忙到晚，生意都比较红火。其中有一家酒楼，老板姓范，叫范大郎，他有个弟弟，叫范二郎。范大郎一门心思扑在生意上，以赚银子为人生巨大乐趣。范二郎对钱不执著，喜欢享受悠闲生活，显得有几分懒散。这一日，天气爽朗，哥哥在酒楼里忙活，范二郎也不帮忙，独自出了酒楼，到金明池那儿尽情游玩。

金明池早就人满为患，人如蚁群步履缓慢。阳光打在身上，微微有点儿辣，热汗一出，范二郎感到口渴，迈步进了一家茶坊，进门瞅见一女孩儿，十八岁上下，嫩脸映桃红，肌肤似玉白，眉目中悄悄含着情，也不知这情因何而生，从何而来往何处去，只像水一般流溢在黑白分明的眸子里。

尤物！范二郎脑子瞬间乱哄哄，思绪混沌却无端地蹦出这个词儿。女孩儿也看他，目光里分明也藏着些好感。范二郎面目俊朗，身材介于粗鲁莽汉和羸弱书生之间，嘴唇轮廓分明，紧闭着透出一股沉默是金的稳重味儿。

女孩儿瞧着，心中喜欢，忽而生出一丝妄想——若我嫁给这样一个人，该多美。只可惜说不上话，今日今时遇见，还不是当面错过。白日梦总在刹那就破碎，惆怅接踵而至，女孩儿心思宛如绚丽纸鸢，这一刻还在这里，明明白白，下一刻不知道飘哪儿去了。

倘若女孩儿身边没有奶娘，范二郎也就上前搭讪了。怎么接近都是唐突冒昧，茶坊人多眼杂，回头再叫人当流氓给打一顿就很郁闷了。范二郎无奈地想叹气，还未叹出来，茶坊外边儿来了一个挑担卖糖水的，高声吆喝招徕买主。女孩儿听见，当即叫住卖糖水的汉子：“卖水的，盛一碗蜜糖水来。”

生意来了，汉子赶忙放下水桶，舀一碗蜜糖水满满地端给女孩儿。女孩儿接过，饮了一口，眉毛倒竖，冲卖糖水的尖厉怒吼：“你想谋害我不成，我是周大郎的女儿，我小名叫胜仙小娘子，一十八岁，是不曾嫁的女孩儿，你这卖水的，不知道好歹！”

周大郎在开封府颇有名气，早年经营绸缎起家，后又做珠宝买卖，是城内屈指可数的富商之一。

原来周大郎有这样一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女儿。茶坊人等闻言，纷纷侧目而视。

卖糖水的一头雾水，这女孩儿前言不搭后语，说什么呢？惶惑道：“小娘子是哪家的，与小的无关，小的怎就谋害你了？”

“你看。”女孩儿把碗递到卖糖水的跟前，“看，碗里有一根草，你暗算我喉咙不成，我爹爹近日不在家，若是在家，定要与你打官司。”

卖糖水的一时说不出话，旁边范二郎开了窍，这女孩儿没事找事，哪里是难为卖水的，分明向我自报家门呢，说的那叫一个详细。他心里忍不住乐，也冲卖

水汉子道：“卖水的，给我也盛一碗来。”

卖水汉子又舀一碗给范二郎。范二郎仰脖咕隆喝了，故意连连咳嗽，把碗摔了，接着厉声说：“果真有草，果真是出来暗害人的，你知道我是谁？我哥哥是樊楼开酒店的，叫范大郎，我叫范二郎，一十九岁，射得一手好箭，打得一手好弹，从未受人暗算，迄今不曾娶亲。”

卖水汉子心说这人要疯，反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莫非要我给你做媒不成？我卖些糖水，怎就暗害你了？”

“我这碗糖水里，也有一根来历不明的杂草。”范二郎煞有介事地说，“呛得我咳，如何不是暗害！”

女孩儿听范二郎这一席话，心中格外欢喜，真是个识趣懂情的人儿，欲冲卖水汉子再说几句，却被奶娘拉住：“女孩儿家家的，少弄些是非，随我回去。”

“咱们这就回去。”女孩儿故意提高声音，脸儿冲卖水汉子，媚眼却瞟向范二郎，说：“敢随我去么？”话是对着卖水汉子说的。

范二郎心领神会，她这分明是问我：“敢随我去么？认认门儿。”

女孩儿与奶娘前脚走，范二郎瞪卖水汉子一眼，极埋怨地“哼”了一声，随后尾随而出。

卖水汉子兀自呆滞原地，手挠后脑勺，心里骂，今日活见鬼，遇见俩怪物，无故找茬儿，骂我也罢，还都先报家门。他娘的，社会上有多少人疯了自己都不知道，在演正常。

2

奶娘拉着胜仙小娘子的手往家走。范二郎紧跟着出了茶坊，一直跟到女孩儿府邸，眼巴巴瞅着女孩儿进了门，没了影，满肚子失落像虫牙脱落后的空洞牙床，忍不住又用舌头反复去舔。口中无言，嘴里无声，翻来覆去悄然嘀咕：胜仙胜仙，胜过天仙。

范二郎宛如一阵绵软细风，在周府门前盘旋来，盘旋去，盘旋至天黑，才顶着一弯冷清残月朝樊楼方向去，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

回府后，胜仙小娘子一脸无精打采，晚间奶娘端来的饭菜早凉了，原封原样搁在原处，一个人枯坐窗前，顾影自怜，窗外树影婆娑，风吹叶片沙沙响。恍惚

间，目光迷离了，满世界闪烁凌乱五角星，粉碎玻璃瓶碴，扎眼里生疼，揉不得，摸不得，碰不得。数个时辰前萌发的爱慕化为一缕一缕的思念，带着足够的锋利和硬度，像剃刀片贴心窝儿轻轻一划，非常轻，脑神经却刹那间痉挛，皮肤肌肉联袂抽搐，骤然紧绷又倏然松弛，整个人就软了。

女孩儿心里的疼是一种病。

周胜仙小娘子当夜就病倒，一连几日，卧床不起。周妈妈很担忧，问奶娘：“是不是前日出去，吃了什么凉东西？”

“没。”奶娘说，“就喝了一碗外面卖的糖水，小姐回来就浑身痛，头疼，时不时咳嗽一两声。”

“兴许就是一碗糖水给闹的。”周妈妈点点头，吩咐奶娘去请郎中来瞧。

这话说对了，还就是一碗糖水闹的。不过郎中囊中从不藏心药，治得了表，治不了本。胜仙药吃了几服，总不见好，父亲周大郎忙生意，久未归家，女儿这一病，周妈妈急得满脑子汗额头青筋乱跳跟拔火罐儿似的。

奶娘也挨了些骂，让你陪小姐出去游金明池，你不护着，守着，放任小姐喝什么鸟人的蜜糖水，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背地里，奶娘抹泪儿，自个儿在周家干了几十年，青春热情以及奶水都献给了周家和小姐。小姐即便不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起码也是体内流淌的一脸盆血。想来也蹊跷，从茶坊往家走时，小姐并无异样，到家过了一会子，说病就病了。不对，这里头有事儿！

夜深人静，奶娘挨胜仙床边坐下，两手放在锦被掩盖的小姐腿上，边无意识轻揉慢捶边说：“小姐，可是有什么心事，不如说与我听，一个人老闷着，没病也闷出病来了。”

“没事儿。”胜仙耷拉眼皮，有气无力地说。

“小姐不愿说，这一天天的，府里上下人等心里没个不忐忑的。”

“哎呀。”胜仙懒懒不耐烦地一翻身背冲奶娘。

“我看啊——”奶娘说，“小姐患的是心病。”

“有病，有病，嚷别人有病的自己才有病呢。”胜仙嘟囔道。

“我想了一遍又一遍。”奶娘接着说，“那日，咱俩去金明池，你就喝了一碗糖水，还见过一位公子，那公子是樊楼开酒店的范二郎……”

“奶娘记得这般清楚。”胜仙倏地翻过身，灰眼里忽添神采。

奶娘妩媚地垂头一笑，心中有了数。病根在这儿，得了，怀春症女儿家谁没有过。你羞开这口，奶娘我去和你娘说，你一人儿的相思成灾，可是全家人的祸害。

胜仙听奶娘如此一说，喜悦慌乱，白了几日的冬季嫩脸顷刻跨到三月。

一转脸，奶娘把胜仙的心事儿跟周妈妈说了。

知道病根儿，周妈妈既喜且忧。喜的是找到症结所在，好歹下药有门儿；忧的是不知道樊楼范二郎何等品色，若是个轻薄之徒或者绣花枕头，事情就麻烦了。青春期反抗像弹簧，越给压力反弹越强。

奶娘说那范家是樊楼开酒店的，想必家底也不差，不如自己先到范家看看，若家好人好，把这事儿跟范二郎哥哥范大郎说说，他要愿意，两家口头做个亲，若日后有变故，口头协议，不认也可。

周妈妈思忖半晌，觉得这主意牛，心想，姜果然是老的辣，妇人果真是老的精。

隔日，奶娘颠颠儿地去往樊楼，一打听范家酒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经人所指，奶娘进了范家酒铺，只见范大郎端坐柜台，神情有点儿灰，脸色有点儿暗，明摆着——有心事。

奶娘老腰硬造婀娜状弯曲一沉，向范大郎行个万福，愣神的范大郎回过神起身还礼：“老妈妈吃饭？”

“不吃不喝。”奶娘摆手眯缝着眼说，“是我小姐病了，老身来找你。”

“找我做甚？”范大郎腻歪地打量跟前老姬，“我兄弟还病着呢。”

“你兄弟可是范二郎？”没待范大郎回话，奶娘又问，“他也病了？”

“是啊。”范大郎点头粗声粗气道。

“这就对啦！”奶娘喜上眉梢双手一拍。

范大郎心说打哪儿冒出这么一位活泼的老太太，如此淘气。

“有些事儿你不知道，待我讲与你听。”奶娘笑迎上前。

“您老甭贴我太近。”范大郎身子后仰局促道，“有事儿说事儿。”

奶娘一瘪嘴，啰啰唆唆把小姐胜仙和范二郎相遇金明池一节原原本本道与范大郎。

“噢。”范大郎恍然大悟，“原来两个患的都是心病。”

“相思病。”奶娘纠正道，“可否让老身见见你兄弟？”

“见当然可以见。”范大郎说，“只是周家家大业大，我们这开酒铺的，哪里高攀得上。”

“我家小姐痴情不爱钱。”奶娘道，“紧要的是，你兄弟病势如何，若太过凶险，没得救了，这门亲事咱哪说哪了，一个字——吹。”

“您来了他就又活了。”范大郎恭敬前面带路，引老太太入后院住所。

范二郎像胜仙一样卧病在床，脸儿白着，眼儿深陷眼眶里，拿勺也不见得挖得出来，耳朵倒不差，听到有人进房，先呻吟跟挨了打似的。

奶娘极爽朗谈笑风生跨进屋，展现极度自信的见面熟风采。迫不及待行至范二郎床前开问：“公子可记得老身？”

范二郎眼皮似抬非抬，雾里赏花看老太太，觉得面熟，再一看很面熟，仔细努力瞅，非常面熟。

“想起来了？”奶娘侧脸冲范大郎欣然笑。

暗恋一个人，爱慕一个人，即便见不到对方本人，与她身边亲近的人相遇也会陡生一种安慰和莫名兴奋。范二郎的眼儿神采升腾，像漆黑夜里忽被烛光照了脸，印堂也是亮的。待奶娘把提亲事一说，范二郎骨头汗毛都长了嘴，生出牙咧开笑，骨碌坐起身，活像个瘾君子刚得了二两大烟土，满身饕饕冲动。

“老身此来，只问公子一句，可对我家小姐有意？”奶娘明知故问。

范二郎都快哭了。自金明池茶坊与胜仙一别，哪一刻不是念着、想着、缠绕着，心窝儿有口磨，一白天一昼夜的思念像豆子，早磨成了粉，磨成了浆，粉也吹不散，浆也流不动，打着转儿又混成凝重的一坨，水泥似的摊在胃里。

“就这样儿，不笑不说话，废寝忘食好几日了。”范大郎看着弟弟对奶娘说。

“唉。”奶娘叹气道，“这副模样，纵使铁石人儿见了也心碎。”

真感情永远是无声胜有声。奶娘心中有了底，回府禀告周妈妈。周妈妈心口一块石头落地。又差奶娘去范家撮合，两家定下，等周大郎年底归家，即给范二郎和胜仙操办婚事。

胜仙得知喜讯，病好了一半，身子却还虚弱，女儿水做的这是矫情，事实上，什么女的也是肉做的，既是肉身，就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情绪化一上

来，内分泌容易乱，乱了爱使性子，使着使着就有点儿想不开，男的都是脏心眼儿，哪里懂得去迁就。

胜仙爹周大郎也是男的。十一月归家，周家摆了酒宴，请了亲邻来为周大郎接风洗尘。席间，趁着周大郎高兴，周妈妈把女儿婚事道出。周大郎刚喝口酒进嘴，一听这事儿，酒在舌齿间打转吞不下，面部肌肉僵硬，停了片刻，问妻子：“定了没？”

“定了。”周妈妈拼命察言观色，也吃不准丈夫态度。

“啪！”周大郎一记耳光打在妻子脸上，接着雷鸣般责骂，“你个老贱人，我不在，你竟擅自给女儿说亲，那范二郎家，再高也不过是个开酒铺的。我女儿没官宦大户娶么？”

亲邻面前挨黑打，周妈妈很没面子，又无言争辩，只得捂脸哭。

奶娘不识趣，企图圆场上来劝，大大咧咧嚷：“老爷别怪夫人，是老身去说的亲。”

“啪！”周大郎手添分量一记耳光，将奶娘打得旋转一百八十度壁虎似的贴墙上。须臾转身很纳闷，“打的是我呵？”

“你也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周大郎虎视眈眈瞪奶娘，“平日里优待你，你喝二两的酒，装四两的疯，倒替我做起主来了！”

连打带骂，席间亲邻也乱了，回过神来想劝还没劝，就听堂屋屏风后丫鬟迎儿叫：“小姐昏过去了。”

3

胜仙早知道娘会在接风宴上提这事儿，便躲在屏风后偷听，看父亲什么意思。哪知娘的话刚一出口，父亲抬手就打，张口便骂，不许她嫁范二郎，病本未痊愈，一口气堵嗓子眼儿，上不去下不来，人一昏闷，两眼一抹黑，登时倒地。

丫鬟呼叫，周大郎置若罔闻，强硬道：“辱败门户的小贱人，死便叫她死了。”

周妈妈哪里肯依，扑到屏风后，抱住掐人中，胜仙不醒，再一摸，鼻息全无。周妈妈放声大哭，亲邻围拢来看，有略懂医者，摸胜仙脉搏，已不跳了。

“还我女儿。”周妈妈又扑向丈夫，抓住其衣襟胡乱扯。

众目睽睽之下，周大郎又气又失悔，惊慌错乱，控制不住一声吼：“此事家事，都给我滚！”

亲邻各自散去。

周妈妈抱着女儿不肯放，哭着诘问丈夫：“你这狠心的，害女儿性命，莫非是舍不得那三五千贯的陪嫁？”

“亏你想得出！”周大郎火又蹿上，叫嚣道，“怎是我害了女儿，明明你等自作主张，害了女儿！”

老年丧子，可遇不可求。得造多大的孽才能实现。

女儿已死，说什么都无益。只求来世她有个好去处，喝孟婆汤时往里再搁点蒙汗药，把前一世的事情忘个彻底，忘个干净，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原本你就不是我们家的，原本爹不是你爹，娘不是你娘，三头六案对证，没人认账。爱没了，恨也没了，一切皆是烟火，一切皆是过往。女儿你别记恨我，你去了从此我也没个念想，恨不得一头扎河里淹了自己。

周大郎心如乱麻地买了一具厚重棺木，八个人抬着回府，将胜仙放里头。周妈妈手扶棺木涕泗横流，历数女儿生前优点：“我这观音似的女儿，面慈心善，手脚伶俐，做得好针线，写得好文章，般般好，样样好，如何叫娘舍得了？”

周大郎也不相劝，也不宽慰，只赌气似的往棺木里猛放金银首饰细软，边放边絮叨：“你奚落我，说我舍不得三五千贯的嫁妆，我把值钱的都装棺材里。”

周妈妈一双桃儿似的眼，泪汪汪瞧着自己颇有个性的丈夫，一句话也说不出。

周大郎也不理她，自去衙门请了仵作来验女儿尸首，随后入殓，吩咐管坟园子的张一郎和张二郎，好生看管打理，别让坟上长了荒草，这里面是我女儿。

张一郎和张二郎满口应承，让周大郎放一百个心。话说得很满，孰料，当天夜里，坟园子里就出了事。

4

事情出在衙门仵作身上。这仵作有个朋友，名叫朱真。明里，朱真给仵作当帮手，衙门里有事儿，跑个腿打个杂。暗地里，两个人相互勾结，发死人的财。一般都是仵作踩准点，朱真前去盗墓。所得财物，二人平分。

上头有人罩着，消息又可靠，朱真放心大胆，屡盗屡中，从未失手。无论新坟旧坟祖坟能挖就挖。

朱真老娘，吃斋念佛，替儿子忏悔。儿子三十好几，看上去很能干，世上的事情他只有两样不行——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迄今连个媳妇儿也没混到，就专干那伤天害理的买卖。

老娘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朱真听不得。老娘无策，只得求助菩萨，一把一把烧香，寄托泥人超度活人。

这一日，老娘端坐屋中，正闭眼专心念经表情神往。朱真打外边儿回来，脚跨进门就美滋滋笑：“今日一出门，就有好事投奔我。”

“不定谁家的坟又要遭殃了。”老娘暗想。

“财运来了挡不住。”朱真边说边拾掇盗墓工具，从床下拖出一个皮口袋，又找到挑刀斧头装袋子里。

“这可不是玩儿的事。”老娘又唠叨开了，“你爷爷，二十年前去掘人坟墓，揭开棺材盖，尸首瞅着你爷爷笑，你爷爷失魂落魄跑回家，四五日后便死了。”

“这生茧长毛的话，说了千百遍。末了你说也没说个究竟。”朱真又把一个皮灯笼和一个盛油的罐子塞进皮袋，问老娘，“那尸首为何冲爷笑？”

“兴许是冷笑。”老娘道，“笑你爷爷不自量力。”

“各人有各人的命。”朱真胸有成竹地说，“我今年算过命，好几回，都讲我要发财，娘别拦着我。”

“发财？”娘继续苦劝，“我儿是在做梦，这等事情。逮不着则已，逮着可就不是八棒十三的罪过。”

所谓八棒十三的罪过，是宋代杖刑中最轻的一等，只杖击十三下；笞刑中最轻的只杖八下或七下。朱真也算在衙门里混过，何尝不知刑罚轻重，而致富需走险路，也是颠扑不破一真理，巨大财富的背后少不了罪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许他娘的衙门官员贪赃枉法，不许咱百姓点灯盗墓挣点私钱？

朱真早看明白了，人生宛如便秘，挣扎求存，已经很努力了，可出来的往往只是一个屁。猫有猫道，虾有虾路，谁也别把谁往自个儿的路上带。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不是死人，怎晓得被人盗尸也挺刺激。

朱真兴冲冲，收拾停当，临要出门，又问老娘：“家中有没有蓑衣？”

“你又不是去打鱼，要蓑衣做甚？”老娘脸扭向一边，语气十分不爽。

“半夜用得着！”朱真不耐烦地吼。

老娘没有办法，只得将蓑衣找来，交给儿子朱真。

时至十一月中旬，外面雪下得很大。朱真穿上蓑衣，蓑衣很长，衣尾拖着十几条竹皮。原来，雪地里走一路，就留下一串脚印，蓑衣下面的竹皮一扒拉，脚印便不见了。

朱真准备妥当，约莫二更时分出门，临行嘱咐老娘：“我回来时，敲门三声，你便来开。”说罢出门，往城空旷处去，深一脚浅一脚来到坟园子，按件作所说的位置猫腰前行，哪知道看管坟园的张氏兄弟养了一条狗，见生人如见骨头，立马从草窠里蹿出来，叫着直奔朱真。朱真吃的专业饭，早备了一个油糕，上面涂了层件作给的烈性毒药。狗一过来，朱真敏捷扔出油糕，狗多有天赋，闻到香味就知好货，张嘴衔住，狠咬一口，欲吞未吞，便倒地牺牲。

坟边茅屋里烤火取暖的张一郎警觉，问弟弟张二郎：“莫不是有贼？”

“大冷天的，什么贼不开眼偷咱们？”张二郎说。

“刚听狗叫了一声，一下又没了声，有些怪。”张一郎侧耳谛听，外面并无奇异响动。

“哥哥你别一惊一乍的。”张二郎打着哈欠，整理床铺。

“不成，我得去看看。”张一郎迈步出了茅屋，四下里张望，不见人不见狗，风雪暗器似的乱飞，打在脸上如遭黄蜂尾后针。

朱真这时早听到人声，赶忙脱去蓑衣，快步蹑脚走到一株杨柳树后躲藏。

巨寒的风雪顶了张一郎一眼头，他退回茅屋，直叫好冷。

张二郎瞥一眼哥哥，不做声翻身自顾自睡去。

不将辛苦意，难近世间财。朱真凭毅力抗着寒，又往前行，到得胜仙小姐坟墓前，打皮袋子里拿出工具，先下刀挑开石板，人进了坟边，站直了，又取出两根长钉，插进砖缝里，放上一个皮灯盏，再从竹筒里取出火种吹着了，往油罐里取些油，点燃灯盏，照亮棺材，再拿刀挑开棺材板上一根根粗壮铁钉，旋即揭开厚重的棺材板，丢在一边。

胜仙尸首浮现眼前——朱真噓了口气，对胜仙小姐说：“小娘子莫怪，我只为富贵而来，得罪了。”

说完，麻利动手，将胜仙头上、手上、身上所有金银首饰尽情取下，再瞧胜仙衣服也值些银子，又动手扒衣。死人衣服很难脱，而朱真技巧娴熟，三五两下，把胜仙扒个精光，一见女孩儿白净裸体，朱真眼睛就变数码的了，脑袋也罢工，改用下半身思考，终究按捺不住，褪下自己三层厚裤，生扑下去。钥匙进锁孔，接着就抽风似的一下下觉得有意思极了，埋头苦干一阵，身心正投入，胜仙蓦然睁眼亮闪闪，两只细手猛地擒住朱真左右双臂，喃喃问：“你谁呀？”

深入骨髓的惊悚犹如一支冲天炮，以每秒八百迈高速由肛门直抵头顶，朱真整个人似被绳索捆绑，又遭强力一勒，通体僵硬膨胀要爆炸，又在临界点急遽软化，上下门牙仇敌般打架，脸儿白得可以去吓鬼，方才坚挺冲刺的战斗机眨眼坠毁，他痿掉了。

5

噩耗与喜讯莅临一刹那，人都疑心是梦。现实的残酷就在于，以为是梦的东西，其实都不是。胜仙猝死，范二郎脑门儿挨当头一闷棍，幸福企盼化为泡影，精神恍惚得几乎没了精神。哪会料到，胜仙会在风雪深夜里复活。

嫖毒算什么，要说古今第一猛男，当是盗墓者朱真——死人都给弄活了。拿现在医学解释，胜仙当是一种假死现象，一口气蛋黄般哽塞喉头，经朱真阴阳调和，重又复生。透着这事儿益寿延年。

胜仙睁开眼，只觉肌肉疼痛脑袋昏涨，一时不知自己躺于何处，身上还匍匐一个弯弓形男人，情形相当蹊跷。

“你谁啊？”见朱真呆滞不做声，胜仙又问，“这是在哪儿？”

“你已经死了。”朱真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喘息说，“在棺木里。”

胜仙惊恐，人一激灵，才想起婚事未遂，父亲发怒，自己背过了气。可就算生活不如意，恨不得一下就跳到下辈子，也不会就死了，若是死了，怎又活了？

益寿延年的事干一半儿痿掉，搁谁都抑郁，搁谁都烦躁。盗墓行径显然败露，面对复活的胜仙，横不能直说自己专业盗墓，业余奸尸吧？朱真既急又恼，想将胜仙杀掉算了，伸手去摸旁边的刀，胜仙忽然双手搂自己脖子，娇弱乞求道：“哥哥救我。”

朱真摸刀的手下意识缩回，看女孩儿一双眼眸在雪夜里显得格外无辜和天真

无邪。

有些眼神总会命中有些人心底最柔软处。

朱真就生出些许怜悯，犹疑着下不去手。

“哥哥，你救我。”胜仙把自己婚事说了，接着再求朱真，“带我去樊楼范家酒楼见范二郎，我自会重重相谢。”

“谢？”朱真怜悯一闪即逝，邪念升腾，顿了顿说，“你别慌，先随我回家，我再带你去见范二郎。”

“让我穿上衣裳。”胜仙没有一点力气。

朱真帮胜仙穿了衣裳，将金银珠宝用蓑衣裹了，又去收拾盗墓工具，把灯吹灭，将油倒在油罐里。先把胜仙抱到坟墓上面，自己再爬上来。胜仙无法行走，朱真将她驮在背上，一手提着皮袋子，一手绐着珠宝等物，逃离坟园子，一路往家而去。

三下敲门声响。

朱真娘知是儿子归来，慌忙下床反穿着鞋来开门。门儿一开，老娘猛吃一惊，瞅着儿子肩背手提一副仓皇模样，半晌出了声，盗墓就盗墓吧，怎把尸首也一起扛回来了，往常你不是这个风格啊！

“等下说。”朱真放下手里东西，将胜仙径直背进自己卧房，须臾出来，对老娘道，“她不是死人，是你儿媳。”

“你挖人坟挖出个媳妇儿。”老娘惊呼。

“小点声。”朱真急捂娘嘴，低声沾沾自喜道，“有福之人不用愁，今时今日，该我发达，人财两得。”

老娘说不出话，心中感慨，世道变了，挖坟也能挖出老婆来，可见你比你爷爷强。

朱真满面青出于蓝胜于蓝的自豪，提起一把明晃晃的刀奔卧房，斜觑着胜仙说：“我和你商量件事，你若依我，我便带你去见范二郎，若是不肯，你见我手这刀了么？”

胜仙胆怯地点点头。

“将你砍成两段。”朱真接着说，“反正外人皆知你已死了，再让你死一回，也没人知是我干的。”

死一回就够累的了，经不起折腾，胜仙慌乱连忙问：“不知哥哥要说何事？”

“第一，你住我家中，不许出门，不许出声；第二，你已是我的人，方才在坟园子里，我正用你，忽然你醒了，将我吓痿，你得帮哥哥忙，让我那玩意儿活过来。”朱真说，“若你答应，两三日后，我便送你去樊楼。”

“第一件，自然依得。”胜仙心怦怦跳，为难道，“这后一件……”

朱真将手里刀攥紧挥了挥，胜仙急忙点头：“依得依得，我都依得。”

唬住了胜仙，朱真出卧房和娘絮叨了一会儿，而后与胜仙同床共寝。

至此，胜仙被软禁在朱家，一到晚上朱真就提着刀找胜仙帮忙。胜仙一夜又一夜顺从，朱真极满足。五日过去，朱真一句不提见范二郎的事儿。胜仙就有些急，追问朱真，到底去樊楼见过范二郎没有？朱真说见过，那范二郎以为你已死去，如今抱病在家，等他病愈，自来此处接你。胜仙半信半疑，无奈等待，过了一月，仍不见范二郎来。再问朱真，朱真不由恼恨道：“那范二郎有什么好？是我救了你，又与你行夫妻之事如此久，你却只念着他的情，不思我半点好，恨不得一刀砍了你，反正外头都知你已死了。你要保住性命，这辈子就甭想别的，踏实跟我过。”

坟墓里当活人，阳世间当死人，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胜仙没得选择，困守朱真家中，生不如死的感受尤为强烈。

6

转眼到了正月十五。

街市流光溢彩，四处悬挂晶莹灯品，眼花缭乱。“叠玉千丝”、“万眼罗”、“百花澜”、“流星红”、“万点金”，亿万蜡烛点亮香蕉船，绝色烟火媲美瀑布，自空中倾泻而下，满城挥洒，满城飞舞，融合中相互碰撞，迸溅出全新火花，层层叠叠，姿态奇异，捉摸不定。游人不分富贵贫贱，不分男女老少，来就来了，去就去了，时而驻足，吃碗香甜元宵，挤进人群围拢圆圈里，看流浪艺人舞刀弄枪，戏要有惊无险的杂技，艺人不小心露个破绽，立刻引爆轰然狂笑，观赏人等不施一文各自散去，卖艺的分外沮丧，出来卖也是要赔的。

朱真历来枯燥，夜里通常不出门，一旦出去，不是瞧坟地，就是看死人，迫切需要陶冶眼球。吃罢夜饭，就嘱咐老娘，好生看管胜仙，自己要去城中观灯，